

华人侦探赵伟：在大洋彼岸“民间追逃”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中央纪委昨天宣布,截至昨天,“百名红通人员”到案 51 人。至此,自 2015 年 4 月我国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后,到案“红通人员”已过半。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通过“天网 2015”“天网 2016”和“天网 2017”专项行动,我国先后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3051 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 541 人,追回赃款人民币 90.98 亿元。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已经没有万全的海外“避罪天堂”。

在我国政府大力海外追逃的同时,“民间追逃”也是压缩外逃贪腐分子生存空间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可小觑。

民间追逃与政府追逃不同。民间追逃的委托人,多是受骗上当的直接被害人;而被委托人,则是外逃人员当前所在国的私家侦探。私家侦探又与当地警方不同,当地警方必须“公事公办”;而私家侦探在当地法律规范的框架下,更为积极主动,有的堪称足智多谋。今天讲述的就是大洋彼岸一位“民间追逃”高手:美国洛杉矶的华人私家侦探赵伟。

命运似乎早就为赵伟选好了“执黑先手”:21 年前,他因自己及朋友被骗,孤身一人从山西运城越洋追到美国洛杉矶,这绝对是纯“民间追逃”。如今,他以精湛的专业技能在大洋彼岸帮助中国受害人,继续“民间追逃”的生涯。

“当心赵伟找到你!”一个外逃人员落网后,说出他一逃到美国后同伙就给他的警告。

日前,回到北京的赵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大洋彼岸“民间追逃”的传奇,终于从传说和迷雾中真实地呈现出来……

“老赖”不会说英文，报警时就说了一个词 “Chinese”，立即招来三辆警车围住了赵伟

赵伟迄今没有想明白的是：吕冠坤为什么要卷钱外逃？

“多好的项目啊，”赵伟对记者说时，语气十分惋惜，“这是得到宁夏当地政府支持的重大出口项目，是政府批的，没要他钱，还下拨了 6000 万元扶持款，只要他签个字，立马就从银行划到他公司账上，可他还是卷着当地几百个老百姓的钱跑了。”

就在吕冠坤卷钱外逃的前一天，他还对生意场上的朋友富林说，“借我 1000 万元周转一下。”富林想也没想就给他打了过去，这是后来最令富林生气的事情之一。

当天吕冠坤的账上还打进了另外一笔 1000 万元，这是当地政府退给他批地的押金。“要没有‘官商勾结’的猫腻，谁能八字没一撇就把押金退到手？”这成为当地百姓后来诟病某些官员的证据之一。

此前，吕冠坤还是当地老百姓心中的“财神爷”。他以高额利息吸储，发放利息不是通过银行转账，而是拿了近千万元现金就在当地最大的超市门口发放，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当众分钱”，立马在当地成为网红，市民争相托人找关系给他送钱入股。

而他卷款外逃后，不仅酿成当地多起群体性事件，更先后有 4 人为此或心肌梗死、或跳楼而亡。

当吕冠坤躊躇满志潜身洛杉矶时，其部分卷来的钱款已化作当地几套百万美元豪宅。为了应对被迫逃，他可谓费尽心机，豪宅是以他的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的远房亲戚的名字开办的空壳公司出面买的，如同电影里的黑帮毒枭一样付的全是现金。

2016 年，富林到美国委托赵伟追逃。他信心满满地对赵伟说：“只要找到吕冠坤，他一定会把钱还我的。”赵伟看吕冠坤先成立空壳公司再现金买房的手段，就提醒他：“你想得太简单了。”

果然不出赵伟所料。当他们发现了

赵伟把当地法院的传票交到他手上。送达法院传票，是受法律保护的事。全世界都有“老赖”，全世界也都恨“老赖”，美国也不例外。



外逃人员吕冠坤竟然打电话“报警”。（根据赵伟现场照片绘制）

吕冠坤的落脚地后，自信的富林坚持亲自上门追债。但豪宅外早已装好了摄像头，连续两天，富林按门铃后小楼内毫无反应。但眼尖的赵伟发现，楼上窗户里曾有人暗中向下窥探。

第三天，赵伟亲自上前按门铃。铃声响过，开门的正是吕冠坤本人，“你是赵伟？”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赵伟警觉：对方对他早已有所防范。

“我们能聊聊吗？”看似轻松的一句话，让对方难以拒绝就请赵伟进入了吕宅，赵伟又把等待在外的富林也叫了进来。

富林原以为吕冠坤见了他会非常内疚，哪想到，首先发作的竟然是吕冠坤，“我没钱，你追到美国来要钱让我很生气！”

生气的吕冠坤立即给当地警察局打电话报警。不会英文的他只说了一词：

“Chinese”，警局马上找了个中文翻译来帮他翻译。吕冠坤说自己受到了人身威胁，一会儿，3 辆警车呼啸而来，将迎出去的赵伟围了起来。

吕冠坤不知道的是，赵伟每次出去查案，都会事先给当地警察局打电话，通报自家姓名、私家侦探证件号码、使用什么型号的车子、车牌号码是多少等等，以免警方误判。所以赵伟一告诉警官自己的身份，警官通过电台与警局确认，查证得知赵伟是来给吕冠坤送达当地法院的传票后，立即撤了。

警车一撤，吕冠坤傻眼了。赵伟把当地法院的传票交到他手上。送达法院传票，是受法律保护的事。全世界都有“老赖”，全世界也都恨“老赖”，美国也不例外。通常，民宅的院子外人不得闯入，但送达法院传票的人员可以在任

何时间（包括半夜里）进入对方住宅的院子，甚至可以通过屋子的后窗看室内是否有人，可以看水表、电表到底走不走。如果没有法律提供的这些保护，万一邻居看到有陌生人在邻家后窗窥探报警了怎么办？

收下法院传票后的吕冠坤，只得答应出庭应诉，富林这下放心了。但赵伟知道要了这么多花招的吕冠坤，绝不会束手就擒。果然，当天半夜里，吕冠坤弃家而逃。好在赵伟早有准备，让手下的侦探 24 小时蹲点守候，于是追踪到了吕冠坤的新窝点。

次日，赵伟突然接到一位朱姓律师的电话，律师在电话里凶狠狠地地说：“我是吕冠坤的律师，我警告你，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非法跟踪、骚扰我的当事人……”赵伟当即把他怼了回去：

“这个委托人怎么有点像外逃人？”办案 18 年，追逃人和外逃人第一次都来委托他办案

“我现在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从事洗钱，想想害怕，决定先取道墨西哥回国。”

在天津做汽车进出口生意的辛先生和沈先生，不久前收到美国生意伙伴黄决发来这么一条微信，有点懵了。此前，双方说好由黄决负责从美国发货，将 39 台小排量奔驰轿车进口到天津。他俩知道这款奔驰车在天津颇受欢迎，于是将几百万美元车款打入了对方银行账户。沈先生更是信任黄决，索性将他自己美国公司的空白支票签好了交给黄决，任由他使用。

谁想到钱款打过去了一个多月，不见奔驰车的踪影，等来等去，竟等来这么一个“洗钱”的罪名。他俩哪里想得到，这本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骗局。黄决手头其实一辆奔驰车也没有，他不过私自印刷了一批美国轿车的车窗贴纸，谎称“和美国的奔驰公司谈好了”。而辛沈两位一看他发来的“车窗纸”照片就信以为真，因为美国轿车的车窗纸上印着一台车的所有重要信息，包括每台车的发动机编号。

接下来的情节就更为好戏莱坞了。几天后，黄决又说，他在墨西哥飞回中国的航班上，被墨西哥联邦警察扣留，之后又被中国领事馆保释。最后，他偷偷开车回到了美国。辛沈两位一头雾水啊：“咱不就进口个汽车吗，怎么弄成洗钱了？”于是，他俩赶到洛杉矶，联系上了黄决。黄决还开车去圣盖博市他俩住的希尔顿酒店会面，共进晚餐时商定第二天去看那 39 辆车子虚乌有的奔驰车。

第二天，黄决蒸发了。辛沈俩说不怕，他俩曾经去过黄决在洛杉矶另一个城市沃纳纳的家，见过他太太和两个女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驱车赶

去。按门铃，出来的却是位陌生的女士。那位别人家的太太说，黄决 2 个月前已经把房子卖给他们了。这下辛沈两位才明白：对方是早有预谋。沈先生再查自己美国公司的账户，账上百万美元已被黄决挥霍一空。

他俩走投无路，最后受人指点，找到了赵伟。

赵伟一看，车款是从他俩天津的进出口公司的账户打出来的，走的是中国银行，而洗钱一般走的是地下钱庄，这不可能洗钱啊。“此中必有蹊跷。”赵伟想。

第三天傍晚，在侦探事务所的赵伟正要下班，一个电话进来了，要委托赵伟查两个人。

赵伟说：要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对方却坚持要赶过来。赵伟事后想来，

选择快下班的时间节点来，实际上是对方的精心设计。

赵伟一个人在侦探所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30 来岁的那个身高一米八，赵伟感觉有点像委托人说的黄决，但国内提供的照片年代太久，不敢确认；而另一个年长的，他事后才知道是黄决在美国的继父。

“我想请你调查一下住在圣盖博市希尔顿酒店里的两名中国人，他俩是否已经回国？”身高一米八的人开口道。

这一下子让赵伟确认了他此前模模糊糊的怀疑，就对人说：“我在接受你们的委托前，必须先看一下你们身份证件。”

“驾驶证在车里，我去取一下，”那一米八的人说。他走出去一分钟之

后，留在办公室里的老者接到一个电话，也离开了。

赵伟赶紧通知辛沈两位赶过来。但那两个不速之客已经溜之大吉，一去不复返了。

看过赵伟侦探所的视频监控，辛沈两位确认：那身高一米八的就是黄决！赵伟觉得好笑：做私家侦探 18 年来，还是第一次双方同时都来委托他调查对方。

此后，黄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赵伟通过黄决挥霍沈先生的银行账户追查钱款的去向，得知他买了一辆法拉利、一辆超酷的三轮摩托和一艘游艇，还把游艇送给了他在洛杉矶的情妇。赵伟追踪到那情妇，情妇气愤地说，黄决还骗了我 30 多万美元呢。



回到北京的赵伟正向委托人了解案情。

本报记者 郑蔚摄

对话

民间追逃必须知道的那些事

外逃异乡，既狡诈又惶恐

文汇报：在中国政府大力追逃的背景下，与本报 3 年前采访您时相比，外逃人员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伟：中国官方“追逃”的巨大压力，让潜逃海外的犯罪嫌疑人十分惶恐，因此也更为狡诈了。上次采访时，我说过从浙江诈骗钱财后潜逃到美国的朱紫健。记得我第一次找到他时，他还吹嘘自己在洛杉矶过着“白天泡泡温泉，晚上喝喝红酒”的幸福生活，十分嚣张。现在，这样公开炫耀的外逃人员不多了，为了躲过中国官方或民间受害人的追逃追赃，这些犯罪分子在出逃前就早早地做好了销声匿迹的准备。吕冠坤在美国的房产持有人写的不是他的名字，如果你只从美国公开的工商信息渠道是查不到他名下的企业和房产的。这种情况在今天颇具代表性。从民间追逃的角度说，现在追逃的“难度”确实比前几年要大了。

但即便如此，别看他们诡计多端，他们的内心其实仍是非常虚弱恐惧的。我曾经追到过故意在美国设局骗大陆企业家钱的家伙，当他在酒店被执法人员堵住后，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放在桌上的一杯别人的尿当作茶一口一口地喝下去了，而且竟然全无察觉他喝的竟然是尿！要不是亲眼所见，这样的事谁也不会相信！可见，恐惧已经让犯罪嫌疑人的脑子一片空白了。

越洋追逃，必须严守法律底线

文汇报：对国内的受害者来说，民间追逃必须注意什么呢？

赵伟：最关键的就是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识。高度的法律意识必须贯穿企业的每一项经营行为，而不是等到对方卷钱外逃了，才想起法律来。国内民营企业之间“人情借贷”的情况非常普遍，A 老板和 B 老板是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发小，双方借贷的时候可能就凭一句话。即使写个借条，最多写上利息多少，往往没有写明还款期限。这样的借条，拿到法院那里，难以作为对方欠款不还、卷钱外逃的证据。法官会说，我无法认定借款已经逾期，官司不成立。对这样的受害人，我很同情，但遗憾的是：美国的法律帮不了他。

我还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A 老板向 B 老板借款 2000 万元；B 老板说，行，我公司财务直接打 1000 万给你，另外，我还有 1000 万元的货款在 C 老板那里，我让 C 老板直接把这 1000 万款子打给你。于是，C 老板应 B 老板的要求把这 1000 万元货款直接打到了 A 老板公司账上，这种做法简单快捷，所以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之间非常普遍。但是，A 老板后来卷款外逃到美国。美国法院能认定的只有从 B 老板公司账户上直接打给 A 老板的 1000 万元，对从 C 老板公司账户上打过去的 1000 万元通常不予认定。因为美国企业通常没有这种“三角关系”，法院难以判定。

文汇报：要在美国成功追逃，债权人必须注意什么？

赵伟：首先确认债权人的证据，比如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单据等，如果中国的法院已经判决，我希望债权人提供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如果法院尚未形成判决，就要知道委托人是否已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是否已经立案、潜逃者是否已被当地公安列为网上追逃对象。

美国的有关法律条款是非常严格的。在中国，欠钱不还的“老赖”如果被债主抓到了，债主在盛怒之下出现过激行为，也许旁人会觉得情有可原；如果债主威胁“老赖”说，“你再不还钱，我见你一次就打一次”，警方一般也不会追究债主的法律责任。但在美国就不同了，即便是“老赖”，他的人身安全也受法律保护。外逃人员如果被威胁，他可以马上报警。法院查实后，可以为“老赖”下达“人身保护令”，规定债主不能再与“老赖”有任何接触，包括明确规定不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或通过第三方联系，甚至可能会导致拒绝债主入境美国，这样就把债主追逃的路全堵死了，简直是帮了“老赖”大忙。

文汇报：在大陆当事人请您出手追逃时，有没有您不接的案子？

赵伟：有啊。如果他提出触犯当地法律底线的要求，我肯定拒绝。有一次，一位中国受害者被骗好几千万后找到我，让我帮他追逃。他情绪非常激动地说：“只要这家伙被我抓到，我要捅他几刀！”我马上告诉他：你别说抓到后真的捅他几刀，你就是这么说说在美国都是违法的。如果你要坚持这么做，那对不起，我不会帮你，否则我就成了犯罪的帮凶了。即使对方真是罪犯，我们受害者和执法者依然不能逾越当地法律的红线。

（本文除赵伟外，均为化名）